



彭燕郊诗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彭燕郊诗选

责任编辑：张翅翔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9.5 印数，1——4,950

统一书号，10109·1728 定价，1.10元



作者像

目 录

绀弩：彭燕郊的《第一次爱》（代序） 1

第一辑（1938—1941）

山国 17

冬日 24

雪天 29

岁寒 32

清晨 39

春雷 41

营火 45

黎明 48

稻草仓 50

冬青只是在开花 52

炊烟 55

珍珠米收获 56

第二辑（1942—1945）

风前大树 61

葬礼.....	63
雨后.....	66
绿色出现.....	69
磨.....	72
殡仪.....	75
安宁婆婆家.....	79
小牛犊.....	82
路毙.....	85
村庄.....	88
窗.....	98
街头小景.....	100
扒薯仔.....	102
晴朗.....	104
牝牛的生产.....	106
岩石.....	108
西照的阳光斜斜地.....	109
阳光.....	110
捞鱼排.....	112
一队小鸡.....	114
水.....	116
河.....	119
树.....	123

第三辑(1946—1949)

叫喊的石块	129
因为血液	138
给早霞	144
人	147
尤加利树	151
爱	154

第四辑(1949—1955)

最初的新中国的旗	159
高兴大妈	162
作客	175

第五辑(1976—)

画仙人掌	179
卖梨瓜的人	183
月夜	188
钢琴演奏	191
长沙新站大道	196
怀榕树	204

塑像	207
殒	210

南国浅春谱	213
-------------	-----

太阳照着	213
------------	-----

路上	214
----------	-----

春水	215
----------	-----

雷	215
---------	-----

雨	216
---------	-----

插田上岸	217
------------	-----

油菜花	219
-----------	-----

犁	220
---------	-----

桃花开	220
-----------	-----

大河涨水	221
------------	-----

田头即景	222
------------	-----

(一九八一年) 薛正群

毋忘我草

读信	224
----------	-----

读“北荒草”	224
--------------	-----

花是这样开的	225
--------------	-----

收获季	226
-----------	-----

一朵火焰	229
------------	-----

归来·····	230
脚印·····	232
家·····	233
小船·····	234
风·····	237
划船曲·····	237
盐的甜味·····	238
失群鸟·····	240
初夏·····	240
眼睛·····	241
四月的云·····	242
秘密·····	244
成熟·····	246
完美·····	249

长诗(1939)

春天——大地的诱惑·····	253
陈萱：跋·····	290
后记·····	295

彭燕郊的《第一次爱》（代序）

绀 弩

彭燕郊把他的诗集《第一次爱》编好了，我翻了一翻，我说：“你不写篇序什么的吗？”他说：“我没话要说，我是留给你写的。”也许他真没有话要说，甚至不知道怎样说，因为，他是“第一次爱”。

现在这繁重的工作落到我头上来了，那么，
晓舌家，打开你的话匣子吧！

十七年前，正是和现在的彭燕郊的年纪差不多的时候，我是个军官，在打仗的中途，留在南海边的一个小县城里作事。那时候，在南中国正在兴起农民运动，因之那县城有一个培养农运干部的讲习所。我的工作之一，是到那所里去讲几点钟的课。讲课，那实在只有天知道，不但我不会讲，就是会讲，他们也听不懂；在课堂外，彼此就讲不通货，何况在课堂上跑起野马来呢？但是一上课的时候，几十双眼睛总是圆溜溜望着我，而里面的一双，象寒夜的星星一样闪亮，使我一接触它，身上就发热，非马上逃开不可，以致每次上课都弄得非常狼狈。那是双什么眼睛呢？那

是两个大玻璃窗，从那窗子望进去，可以清清楚楚望见那里面的东西，那玻璃窗的所有者的心与灵魂。那是双什么眼睛呢？那是两张能说会道的嘴，它向你诉说着无穷的心事，虽然并没有声音。不是不懂这地方人讲的话么？那是因为都是用声音说的，如果用没有声音说，就反而什么东西都懂得了。那是双什么眼睛呢？那是到天国去的两道铁轨，在那铁轨道上，你可以开动直到上帝的宝座面前的火车。那是双什么眼睛呢？那是死囚的提案人的一个手势，那手势的意思是：“跟我走！”虽然你明知道这一去就不会回来了，但除了跟他走，还有什么法子呢？这双眼睛的主人是个女性。所里的学员，男女都有的，我已经二十二岁了，还结过一次婚，但在爱情的关头上却是一个真实的童男。我上过战场，侥幸没有受伤，也没有当俘虏；一上情场，我知道，我完全失掉了同样的幸运。

虽然二十二岁了，其实还是一个无知的孩子，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进过一个高等小学，整个的学历如斯而已。两三年的流浪，也认识一两个青年女性，但她们起码都是中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得多，在我看来，她们都不是和我一道站在地面上的人，她们是那天空的云彩簇成的幻象，肢体是白玉，头发是金丝，眼和口是珍珠、玛瑙。

美，惹人，可是太高了，太远了，除了天风可以抚摸她们，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企及，正象无法够着太阳、月亮和星。忽然说是那在天空昂头阔步的幻象变成了一个实体，向我下垂着青眼，这受宠若惊的情绪是无法形容的。在生活里不曾遭遇，在感觉里不曾感觉，在希望里不曾准备的这突如其来的新的力量，简直象天上掉下一颗炸弹，把我完全毁了又重新铸造出一样。简直象二十年的存在都只是躯壳的存在，现在才被注入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灵魂一样。我看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同了，一旦豁然贯通似地马上懂得许多东西：尝到了苦与乐，悲与喜交替纠结着的人生的滋味，理解了不懂的诗篇和画幅，发现了自己，自己的生命、欲望与前途。而最痛苦的是那蓬勃的、层出不穷的、抑制不住的感情。那感情急需发泄，急需排解，恨不得拉住每一个在路上走的人来听我讲说，恨不得向天下人剖示我的胸臆，告诉他们这里面蕴藏着如何丰富的珍宝。但同时也恨不得到一个杳无人迹的荒山野外去痛哭一场，怒吼一场，或唱一个无腔无谱的歌。就在这时候，我不知说过多少智慧的语言，也不知做过多少愚蠢的傻事。我写过许多至情的诗篇，其实我自己并不理解。

这是我的第一次爱。

对于彭燕郊，发生了“第一次爱”的大力量是战争。

“八一三”的炮火刚响的时候，大家欢欣鼓舞的情绪也是难以形容的，朋友们跑到黄浦江去看炮炸出云舰，冒着流弹的危险，跑到前线去打听消息，爬到三层楼里去望闸北大火，跑到难民堆里组织群众，跑到弄堂口打汉奸……没有人碰见了不谈战争，没有人谈起来不眉飞色舞，哈哈大笑，恨不得跳起来、飞起来。我们都觉得世界完全改变了，什么都不同了，一件东西，昨天看来还是那样的形状，那样的颜色，今天却变成这样的了，一桩事情，昨天还认为是那样性质和意义的，今天完全相反了！艾青的《向太阳》就说战争治好了他的忧郁症，他看见街上的警察、卖菜的、主妇、少女、苦力、伤兵以及在操一二三四的兵士，无不蒙上了一种新的光彩，以致高兴得、幸福得“甚至想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

彭燕郊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是个十七岁的天真未凿、至多也不过“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然而战争使他加速地成长而且壮大了；战争使他离开了那浑浑噩噩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使他走到战场；参与了战争，和成千成万的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争给予他以生命，意志和才能，给予他以嘹亮的歌喉和歌唱的情绪与欲望。于是他

成了战争之子，正象他的诗所表现的另一方面，
诗人自己招供：

我的干渴的双眼
贪馋地吸饮了绿
我的生命的根茎
是绿色所灌溉的呵

——《绿色出现》

歌颂战争，彭燕郊写过《春天——大地的诱惑》和《战斗的江南季节》等一联串的有名的诗篇，在这本诗集里还有《春雷》、《绿色出现》、《母性的……》、《路毙》、《村庄》等带着浓厚的火药味的作品。他把战争比为春雷，春雷一来，大地上什么都变了，甚至——

如应亲热的召唤
而探首于大气之中的蜚虫
群队
换上了轻捷的新装
络绎于
欲雨的云天下——

抛掷着

阔大的脚步啊。

——《春雷》

但是战争不仅使他歌颂战争本身，而且化腐朽为神奇，使他对于战争以外的一切，都好像初次看见一样，有着无穷的惊异与兴奋。这《第一次爱》就是惊异与兴奋的表现。我和彭燕郊住在一个屋子里头，他的抽屉里有一个小孩们玩的万花筒，似乎已经破烂得不能再玩了，他用各种颜色的纸片把它捆好，从黄金龙和银河牌的烟盒上剪下它们的商标，贴在上头，使它美观。如果天晴，如果他又没有事，我们就会看见他坐在床上，闭着一只眼睛，睁开另外一只，两手捧着万花筒朝窗外瞧，一面瞧，一面转着拍着那玩具，口里不住地叫：“好看极了，美极了，这个更好，怎么这样好看呢！这个丑，丑，不要！妈的，滚开……”

这世界，在彭燕郊看来，也就是一个大万花筒。这里面许许多多的事事物物，我们大家都看见过，可是很少人觉得稀奇，很少人发生兴趣，甚至看惯了，虽然天天看见，也和没有看见一样。彭燕郊却不同，他看什么东西都是新奇的，一个水磨、一匹小牛，一个死人的出殡，一根冬青树的开花，一面看，一面还情不自禁地嚷：“美，好看！丑，不要！”等等。

而且他不但对于我们常见而漠然了的东西发生兴趣，还能从大家共见的东西上看出我们所不能看见的东西来。比如说，在郊外看见一个死了的农民冷冷清清地被埋掉了，我们除了“死者生前的厄难和身后的萧条”，还能看见什么呢？他却看见：

今天晚上，他将化为一阵阴风
回到乍别了的熟识的故居
象往日从田野里耕罢归来一样
他将用他那紫色的手
抚摸那还没有编好的篱笆
他将用那鱼肚白的眼珠审视
那菜畦里的菜是不是被夜霜打蔫了菜心
他将用那寂灭了耳朵谛听
畜棚里那条病了的老牛是否睡得安稳
那些老鼠是不是又在搜索瓮底的余粮

而且，他还看见：

他将托梦给他的无以维生的家属
用神秘的、黑色的、哑哑的声音说话：
那边，在屋后的山坡上
古松下，几十年前，曾经有一个行商

埋了一瓮银子在那里

.....

八月十五夜，子时

当月亮稍偏向西的时候

你从倒地的树影的梢头，挖下三尺深

你就可以得到那瓮银子

此后的生活

就不用愁了.....

——《殡仪》

这自然都是鬼话，一个常识家马上就可以指斥，然而这是诗，真的诗，不是破除迷信的平民千字文之类的东西。一个穷苦的农民死了，他的悲哀并不一定跟着他死掉，假如有什么“在天之灵”的话，他还要担心着妻儿们的生活，无知的人们常常以为变成鬼，马上就神通广大了。假如这农民的鬼魂也有神通，他首先就会去打听什么地方埋着有银子吧，假如打听到了，他准是马上去告诉他的妻儿的吧，这“自私”的农民！谁会这样剔出过农民的精魂？谁又曾看见农民的连死也不能完了的悲哀！在《牝牛的生产》里，他说牝牛生了一头小牛，一家大小，隔壁左右都为之忙乱而忻喜——

勤快的婶娘给我们预备了庆祝的晚餐
我们都聚集在灯下笑谈牝牛的故事
和她怀孕的经过
羞得姑娘们捂起脸伏到桌上笑个不停
我们欢欣地吃着新鲜的竹笋和去冬留下的
腌鱼
祖父则吩咐婶娘
把过年剩下的老酒给大家温出一盅来……
——《牝牛的生产》

即使是喜庆的场面，我们不也仿佛看见了农民的浑浊的泪珠么？至于《小牛犊》里，向一群小牛展示它的一生和结局，说得毛骨悚然。牛不但是农民的伙伴和奴隶，同时也是农民自己的象征。那诗篇就说是直接悲悯着农民，也未为不可的。而《磨》，《珍珠米收获》、《村庄》等农村风景，更直接与农民有关。

杜思妥耶夫斯基写完了他的处女作《穷人》，别林斯基对他说：你的年龄应该还不懂得你写得如何地真实。如果别林斯基的话是对的，彭燕郊也应该不懂得他自己的诗篇的沉痛。自然，我们不能狂妄到以别林斯基和杜思妥耶夫斯基自比，这里所说不过只取一端而已。

古人称自然流露的诗为“天籁”，即自然的音